邹平写意

□成娜

邹平地处滨州西南,可以说是滨州版图上的小家碧玉。

我最初以主人的身份定居在邹平的时候,它的宁静与祥和是最惹人喜爱的。那时邹平小城远没有现在的一半大,它淡然地处在滨州的一隅,像一枚盛在白色瓷碗里的琥珀,打眼一看,那丝质般的内涵也便在其中了。

小城自然有小城的好处,可以避开大都市的陌生与拥挤,用恬淡装扮过往的行人。思绪穿过散满爆米花香味的街道,再疏疏落落地洒进晴朗的夏日里,蓝色的湖水拥着碎花的云朵,绿意的小山凝着缤纷的小城,总有些情景很诱人。闭着眼睛在街道上走,也不必担心找不回原来的路。卖水果的大叔站在街头呼哧呼哧地摇着一把老蒲扇,总忘不了招揽他的生意:“新鲜的,再来两斤?”

不用说现在,其实早年邹平的繁华也不落伍。两座大型的中档商场也算气派,既是观赏又是购物的好场所。附近还有两个大众化的购物街,一个叫黛溪商场,一个叫黄山商场,熙来攘往上演着平民的精彩。黛溪是河,黄山自然是山,分别是邹平山水的代表,所以早年的商场用这样的名字来命名,也是邹平文化的一大特色。这样的商场很随意,在街道之上,用石棉瓦遮起天空,阳光停在外面,雨水钻不下来,只有些调皮的风会故意掀起帆布的一角。

十八年前刚工作的我就住在黄山商场的后面,住所是三间大办公室中间又用木板隔开的小房。我每天从街道的间隙里穿来穿去,住所倒可以用宁静来对应,下班的时光就用小说或毛线来打发。情致之外,出门或者推窗,便有小山的一角伸进视线。山不大,却能在小城的怀里安然而眠,这就是邹平黄山。邹平黄山虽然没有安徽黄山的大气,却有它自然的秀气,给人的感觉也是惬意的。

在城市拥一座小山入怀的好处就是不用跑太远的路就可以体验爬山的乐趣,风景随着脚步而转,一些暖意随风自然流淌。

现在我的住处早已从黄山的北面搬到了东面,也是依山而居,也依旧爬山。说是爬山,其实只是沿着山路走。环山的路很平坦,不过曲折的弧度总能让视线有新的感觉。转上几个弯,便会看到梁漱溟先生墓。先生的墓地在黄山的南面,与山石共眠,与松柏长谈,恰合了那份宁静与庄重。墓地往南视野很开阔,抬眼会看到新城的面貌,想必这也是先生所希望的。有花的季节,我会采一束野花放在墓前。先生应该是不会寂寞的,或浓或淡的野花总会在先生墓前显现,相信那些敬重与缅怀都是发自内心的。

近几年邹平小城的长势惊人得很,仿佛一下从一个稚气的孩子长成了健壮的少年。它的躯体比原来大了一倍多,从内到外都散发着特别的魅力,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小城壮大了,黄山成了南北的分界线,新城区我们喜欢叫它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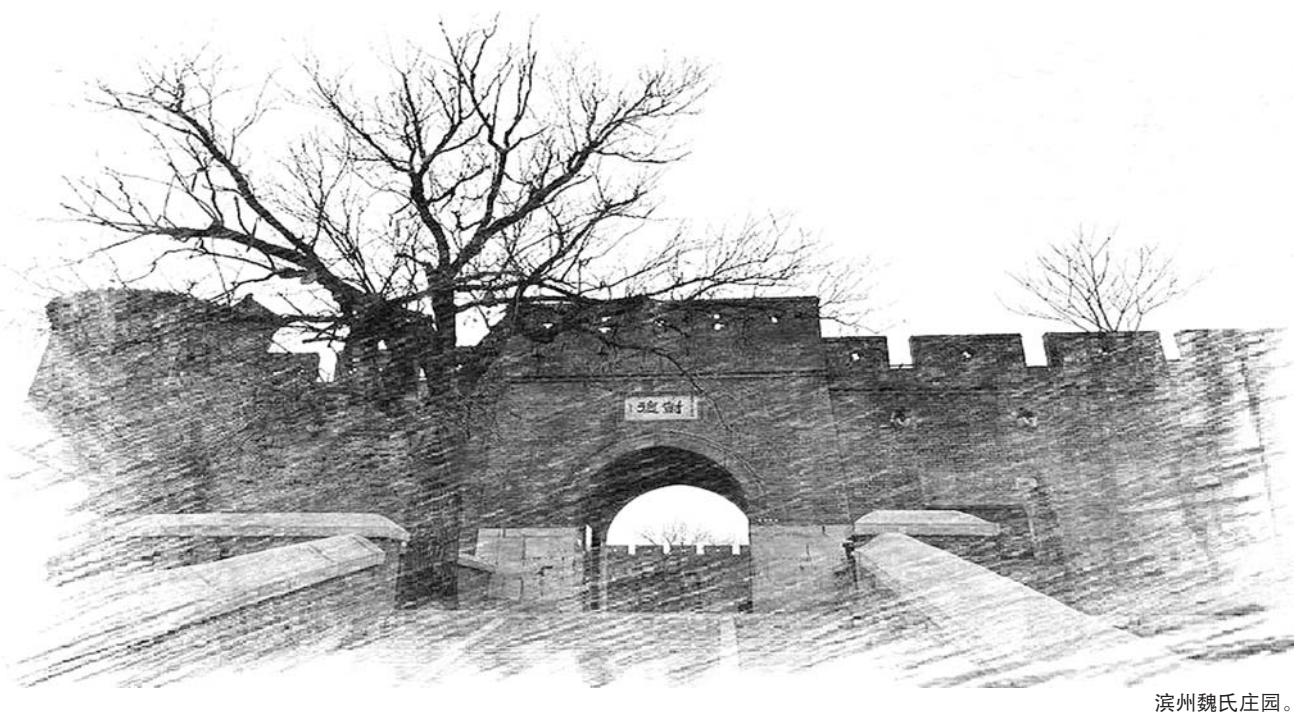
过去的黄山商场早已寻不到踪影,它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马路。

不过作为老城,这一带繁华依旧,商家的慧眼都聚焦在这儿,大型的超市一家挨着一家,生怕被顾客遗漏了某种商品的鲜活。我依旧喜欢在繁华里游走,多半是步行,这种拥挤对我这种有驾照却不敢开车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所以用两腿丈量是最便捷省时的方法。

山南新区的洁净与清爽更富有极强的诱惑力,楼房,街道,树木,湖水,都带着崭新的印记。人工湖的清澈总会让清闲变得更加安然,是周末游玩散步的好去处。青春的舞姿时常在湖边活跃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绿荫之下,京剧的韵味与胡琴的悠扬让老年的风采更加夺目。孩子的小鱼网则收获着不一样的感动,它可以让小鱼从湖水钻进瓶子,也可以让快乐从鱼网钻进湖水。大人的垂钓是休闲的代名词,无论结果如何,总可以在时间的打捞里找到乐趣。

老城,新区,天天上演着不一样的精彩。旧的故事在演绎,新的故事在加载。

邹平的美丽与恬淡总是惹人喜爱的,在邹平小城里游走,省略了大都市的繁琐,多了细节的真实与感动。不用手捧地图,骑一辆单车就可以穿越或宁静或热闹的街道,不用望远镜,只用眼睛的平视就可以在小城的脉络里细数流年。



滨州魏氏庄园。

苦涩的西瓜

□韩淑静

在一个小雨飘零的夜晚散步归来,我发现大门左侧冒出了一辆四轮货车,车上摆着几个硕大的西瓜,正是我喜欢的沙瓤品种。一个长得比较敦实的男人坐在车边的马扎上,看不出他的身高,昏黄的路灯下,也看不准他的模样。

看我走过来,他站了起来,是一个身材中等的红脸大汉。

“标准的惠民沙地西瓜,尝一尝。”他抽出锃亮的西瓜刀,三下两下,就从一个切开口的西瓜上切下一大块递到我的手里。我很尴尬,其实我没带钱,也没想买西瓜。

“我出门散步没带钱……”

看我尴尬的样子,他殷勤地说:“没关系,尝着好,先拿回家再送钱来。”我回身看了看暗影中的小区,尽管说不上万家灯火,但这么多住户,难道他不怕我白拿了西瓜不还钱。

“这样吧,等我拿了钱来再买你的西瓜,我能用用你的磅秤么?”

毅力差的女人都喜欢把减肥挂在嘴上,见到磅秤总是忍不住站上去,期待报出的数字达到自己的理想标准。

“用吧,用吧。”看我站到磅秤上,他弯下腰,借着路灯报出我的体重。

在这个小雨霏霏的夜晚,这个瓜农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天公总是不作美,大雨连续下了十几天,地里的瓜果蔬菜烂的烂,扔的扔,菜价也随之噌噌地长,但大门左侧的这个瓜摊的瓜价依然五角一斤,不涨不落。不经意间,他的西瓜摊发生了小小的变化:小四轮边多了一个穿红色短袖衫的女人,还多了一顶红色的帐篷,帐篷里多了一张小方桌和几把简易的小凳。瓜好,价格实惠,他的生意出奇好。

说不出缘由,我对这个素昧平生的人产生了一份祝福,我暗暗希望他的生意能好,希望他一切顺利。

一天,大门右侧也多出了一个西瓜车。看护西瓜车的是两个青瓜蛋子似的年轻人。这样,小区门口就有两个西瓜摊:一个在大门的左手,一个在大门的右侧,两者遥遥相对,互不干扰。

在每晚的散步中,我必定经过两个西瓜摊:左侧的瓜大,右侧的瓜小;左侧的生意兴隆,右侧的门可罗雀。

天终于放晴了,农历六月十四的月亮圆得出奇,亮得出奇。

我按照固定的路线,经过右侧的瓜摊向南走去,遛狗乘凉,这乐趣只在有风的夏夜最为惬意。一路走来,我从大门出发又将要回到大门原点,我远远看到一群人围着左侧的西瓜摊,路边横七竖八地摆着十几辆电动车,那也是同样敞着胸怀的乡下人。人行道上丢着几个摔裂了的红瓤西瓜,小凳子侧翻在地,简易的小桌子散了架卧在草丛里,一把锃亮的西瓜刀寂寞地躺在路边。

我的心颤抖起来,不敢停住脚步,也不敢多看那些愤怒的表情。我偷眼看到红衣的女人和那个健壮的瓜农蹲在地上,十几个男人跟他们说着什么。

“赔一万,我一年也赚不来那么多。”我听到女人疲惫地嘀咕着。

“不赔钱,那就滚远点,别在老子的地盘上晃荡。”一个年轻的声音恶狠狠地吼着。

我猛然认出,这是大门右侧西瓜摊的一个青皮。

我走过那个红瓤翻滚的人行道,不敢多嗅一下那碎裂的西瓜散发出来的甜美的气味,也不敢再回头多看一眼那几张扭曲的脸。但我知道,今晚,这个女人不会损失一万元,但她会损失那几个滚圆的西瓜和苦心经营的西瓜摊位。

回到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片被红色汁水染红的土地。

我不断地想象着这对瓜农夫妇,在别人的威吓与蔑视中,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收拾起残缺的桌凳,在那些虎视眈眈的注视下,流着委屈的泪水离开这个赖以生存的地方;我依然想象着那些虎视眈眈地同样穿着劳动服的村民们,看着那辆小四轮开走后的虚伪而狰狞的笑容,他们也许正走在通向某个小吃摊的路上,他们一定会为赶走两个无根的瓜农而喝得酩酊大醉……

十几辆电动车专程来驱赶一个无根的瓜摊,这是一场阴谋。

我想,明天我再也不会看到那个红衣女子,也不会看到那个健壮的中年男子了。我想不起他俩的容貌,却记住了红衣女子的话儿:“赔一万,我一年也赚不来那么多!”

他们是怎样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怎样在儿女面前强装笑脸,怎样在夜深人静中嚎啕抽噎,怎样抚慰跌落了一地的尊严——这岂是我能想象出来的!

农历六月十五,月亮躲在了阴云的背后。走出小区大门,借着昏黄的路灯,我下意识地向左侧看去——空荡荡的一片夜色,干净得似乎那里从来就没有热闹过。

风雅小镇 水落坡

□徐玉峰

滨州北面四十多公里处,有一个小镇,名字叫做水落坡。从滨博高速阳信出入口下高速,一路向西就是小镇驻地,路过的第一个村庄就是李家屋子村。一排排崭新的民房高大亮堂。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方,连一条通往县城的路都没有。曾有一个流传在这里的笑话:村子里来了铁匠,等升起了火,铁砧和大锤一碰撞,大人都喊孩子去请他姥娘过来听这热闹的叮当声。当时的闭塞与现在四通八达的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走近这个充满魅力的文化小镇。在古城、古镇文化极其盛行的今天,沾历史文化的光,旅游行业算是比较热的产业,比如南方古镇的“小桥流水、篷船桨声”,让到访者融入江南水乡如诗如画的意境中,又比如山西晋商留下的名宅深院,也吸引人们纷纷去探访。

眼前这个名叫水落坡的小镇,独具古典艺术特色的城堡式的建筑,让人眼前一亮。宽阔的路旁,是初具规模的盘古民俗文化创业园。店铺外,摆放着在全国范围内分门别类收藏收购来的石器或者其他物品。一排高大的玉石华表柱,擎起了一个行政小镇极具特色的形象。

现代化古典家具厂区的展销大厅内,优质名贵的木料制作成的产品,每一件都堪称是艺术精品。坐在展厅门口靠墙位置的两位雕刻工匠,娴熟的雕琢技术,一招一式、一刀一挑都行云流水,颇有艺术家的风范。古典家具市场蓬勃发展劲头十足,除了世界名贵的木料和一些古木外,这种纯手工制作的工艺是关键的卖点之一。在盘古园区内,一块中国家具协会授予的“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牌子,展示着现代小城镇建设和传统文化相融合后的硕果。

走进一家古玩店,屋内有放置小物件的货架,厅内堆满了古色古香的家具和一些小一点的石器。在门口的左侧,一张八仙桌,一把紫砂壶,店主人一件深色的唐装,面目稍显清瘦,但精神矍铄。进到店铺里来,既没有店家推销产品的那种过分的热情,也没有故作深沉的冷淡。很自然随意的一声招呼:“来了,今天有点冷,喝杯茶吧。”然后主人冲茶、烫杯、让座。一个小镇的古玩店铺,一种似曾有过的场景,温暖着心中的什么。

记得清朝诗人张灿有一首短诗:“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首诗与这个场景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受到了人在时空和岁月中流转的变化。虽然身为本地人,身边的小镇,却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近和触摸她,眼前收藏的宝贝从全国各地流淌到这里来,在冥冥中是否与水落坡那悠久的历史有关联呢?

店内一只根雕的雄鹰,一个枯死的树根,经过了匠心独运的艺术加工,一下子就有了灵魂,栩栩如生,打动着人的心弦。非常爱惜地把这只雄鹰抚摸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有点爱不释手。走进一个大厅时,一头威猛的石狮,立在一大群石器的中间。石狮鬃毛刚劲挺拔,奔腾着一种力量。贾平凹在那篇《我有一个狮子军》里说他收藏了一千个石狮子,不知道他看到这样一个具有齐鲁文化脉络的石狮是否会有收藏的意向。

留连于一个个古玩店铺,这些藏品不论是在深宅大院里藏了几代,还是掩埋在地下多少年,仿佛都在这个冬雨绵绵的日子吟诵着历史的诗语。当阳光升起时,会把历史赋予的味道带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使这个滨北小镇,越来越散发着她独有的味道和光芒。历史中存在过的富平城,正在擦去历史的烟尘,复活在新时代的文化名镇中。

凭一次浅浅的相遇,是不能太深入、透彻地了解一种地域文化的,所能感受到的也仅仅是一些表象,但这个小镇的古典与温馨的余味,却暖暖地流淌在了我的心里。